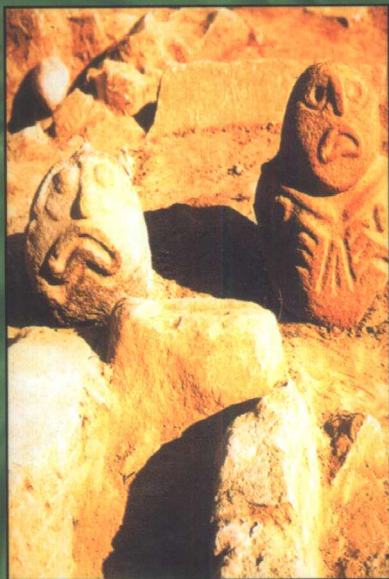


宗教文化丛书



# 原始宗教理论

〔英〕E.E.埃文斯-普理查德 著



商务印书馆

118

宗教文化丛书

# 原始宗教理论

[英] E.E.埃文斯-普理查德 著

孙尚扬 译

商务印书馆

200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始宗教理论/(英)普理查德著;孙尚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宗教文化丛书)  
ISBN 7-100-03352-7

I. 原… II. ①普… ②孙… III. 原始宗教-理论  
IV. 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659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YUÁNSHĪ ZŌNGJIÀO LĪLÙN

**原始宗教理论**

[英] E. E. 埃文斯-普理查德 著  
孙尚扬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352-7 / B · 509

---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5 1/2

印数 5 000

定价: 10.00 元

©Copyri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This translation of *Theories of Primitive Religion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65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原始宗教理论》原以英文出版于1965年,其中译本经牛津大学出版社安排出版,并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陆地区销售。

#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心理学的理论	24
第三章  社会学的理论	57
第四章  列维-布留尔	93
第五章  结论	119
参考文献	146
索引	159
译后记	164

## 第一章 导言

以下演讲考察的是那些可以被视为人类学家或多少在人类学领域里有所著述的作家们试图理解和解释原始人的宗教信仰和实践的方式。在此,我应该开门见山地说明,我主要关注的只是关于原始人的宗教的几种理论,超出这些界限之外的关于宗教的更为一般的讨论,对于我们的主题来说只是枝节性的。因此,我将执著于那些可以在宽泛的意义上被看作人类学的著述,而且大部分是英国作家们的著述。你们将会注意到,我们现在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原始宗教,不如说是已经被提出来、旨在提供关于原始宗教的解释的各种理论。

如果有人想质问,那些较为简单的人的宗教与我们有何利害关系,那么,我会回答道,首先,从霍布斯、洛克和卢梭,到赫伯特·斯宾塞、迪尔凯姆和柏格森,一些重要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哲学家都认为,原始生活的事实对于理解一般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我还会进一步指出,上个世纪对于我们的文明中的思想氛围的变迁负有主要责任的那些人,即伟大的神话制造者达尔文、马克思-恩格斯、弗洛伊德和弗雷泽(也许我还应该加上孔德)都曾对原始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且利用所有关于原始人的知识极力使我们相信,尽管历史上曾经提供过安慰和鼓励的东西,如今已经不

再可能一如既往,但它们却并未消失殆尽。纵览历史景观之后,可知这些努力确实颇有裨益。

- 2 其次,我会回答道,原始宗教是作为属概念的宗教里的一些种类。所有对宗教感兴趣的人都必须承认,对原始人形形色色的宗教观念与实践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获得关于一般宗教本质的某些结论,并且也有助于我们获得关于高级宗教或历史与实证宗教或启示宗教,包括我们自己的宗教本质的结论。高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在发生学意义上是彼此有关的,与这些高级宗教不同,处在彼此隔绝、相当分离的世界各地的原始宗教则只能是独立发展的,彼此之间没有历史关联。因此,它们为比较分析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材料,而比较分析的目的则在于确定宗教现象的根本特征,并对宗教现象作出一般的、可靠的和有意义的陈述。

我当然知道,神学家们、古典史学家们、闪米特的学者们以及其他研究宗教的学者们经常会忽视原始宗教,认为它价值甚微。但是,一想到在不到一百年之前,马克斯·缪勒为了使印度和中国的语言与宗教对理解一般语言与宗教的重要性获得承认,而与同样自鸣得意的顽固势力进行斗争,我便颇感欣慰。这场斗争至今尚未真正大获全胜(在英国,比较语言和比较宗教学系在哪里?),但是,在这场斗争中仍取得了一些进步。实际上,我会进一步地阐明,要想充分理解启示宗教的本质,我们必须理解所谓自然宗教的本质。因为,如果人们不是已经有了关于某一事物的一种观念,那么,关于这一事物就不可能会有任何东西被启示出来。我们甚或应该说,在自然宗教和启示宗教之间所作的二分法是错误的,并且

造成了一些含混。因为,或许可以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启示宗教,而这种说法是有很好的理由的:宗教周遭的世界及其理性已然处处将关于神圣者及其自身的本质与命运的某些东西启示给了人们。我们也许该深思一下圣奥古斯丁的一段话:“现在所说的基督教,在古代人那里就已经存在,从人类一开始就不曾缺席,一直到基督以肉身降临。从那时起,这种早已存在的真正的宗教就开始被称作基督教。”<sup>①</sup>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进一步声明,尽管研究高级宗教的学者们有时会轻视我们人类学家和我们的原始宗教——我们没有文本——但是,正是我们,而不是任何别的人,已经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而比较宗教这门科学——不论它多么不牢靠——就是建立在对这些资料的研究这一基础之上的。而且,不论建立在这些资料基础上的人类学理论多么不充分,它们却曾经并且有时是一直有助于研究古代、闪米特和印欧的学者以及埃及学家解释他们的文本。在以下的演讲进程中,我们将考察这些理论。因此,现在我只想指出,我知道英国的泰勒和弗雷泽以及法国的迪尔凯姆、休伯特(Hubert)、毛斯(Mauss)和列维-布留尔的著作对许多学科的影响。今天,我们也许会发现他们不受欢迎,但是,在他们的时代,他们却在思想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为了下面的演讲,应该界定一下我们所理解的宗教是什么,但这并非易事。如果强调的是信仰与实践,我们也许一开始就会接

---

<sup>①</sup> 奥古斯丁:《订正录》,i,13。转引自马克斯·缪勒:《语言、神话与宗教论文集》,i,5。



受爱德华·泰勒爵士的最低限度的宗教定义(尽管这个定义包含一些困难),即宗教是对神灵(spiritual beings)的信仰。但是,既然我关注的重点是关于原始宗教的各种理论,我就不可以选择一种定义而不选择另一种定义,因为我必须探讨泰勒的最低限度的定义之外的许多假说。有人可能会在宗教这个标题下含摄以下论题:巫术、图腾崇拜、禁忌,乃至妖术——也就是一切可以包括在“原始思维(primitive mentality)”这个术语之内的东西,或在欧洲学者们看来是非理性的或迷信的东西。我们将不得不一再特别提及巫术,因为有几位很有影响的作家对巫术和宗教不加区分,并且谈论巫术-宗教,或者认为巫术与宗教在进化发展中具有发生学意义上的4 关联;另外一些作家则在区分宗教和巫术的同时,对二者予以类似的解释。

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学者们对原始宗教都极感兴趣,我猜想,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面临着自己特有的危机。他们就这一论题撰写了许多专著和论文。确实,如果我想提及所有这些专著和论文的作者,那么,下面的演讲就会充塞着对人名和头衔的罗列。我将采用的替代方法是,选择那些一直以来最有影响、或者最能体现分析事实的某种方法的典型特征的作家,并且将其作为各种人类学思想的代表予以讨论。在详尽的讨论进程中可能被遗漏掉的东西,将会因为更大的明晰性而得到补偿。

关于原始宗教的诸种理论可以较为便利地放置在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标题下予以考虑,而心理学的理论则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这里,我将采用威廉·施米特(Wilhelm Schmidt)的术语——理智主义和情感主义。这种基本上符合历史演替的划分法将服务

于其阐述性的目的,尽管有些作家是处在这两个标题的中间,或者可以归在不止一个标题之下。

在你们看来,我对这些学者的讨论可能是苛刻的和否定性的。我想,当你们发现,在那些解释宗教现象的著述中,大部分都是那么不适当甚至荒谬可笑的,你们就不会认为我的严厉是过于苛刻了。常人也许不知道,那些撰写于过去、洋洋自得而且至今仍学院和大学被炫耀的关于万物有灵论、图腾崇拜和巫术的著作中的大部分,都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或至少是有疑问的。因此,我的工作不得不是批判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目的在于揭示为什么一度被接受的理论会失去支持,并且曾经乃至一直被完全或部分地拒斥。如果我能说服你们,还有许多事情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含糊的,那么,我就没有枉费心力。你们也就不会怀抱一种幻想,以为我们已经拥有关于上面提出的问题的最终答案了。

确实,回顾一下历史,真是很难弄清究竟有多少种用来解释 5  
原始人的信仰、宗教的起源与发展的理论已经被提出来了。这并非只是说,我们现在根据现代的研究成果知道上述专著和论文的作者那时尚不能知道的东西,这当然是对的;令人惊异的是,即便是就那些他们所能获得的事实而撰写的著述,也有很多是与常识相左的。而这些人却都是学者,而且,他们都博学多能。要想了解这些现在看来明显是错误的阐述和解释,我们也许不得不撰写一篇专题论文,探讨他们时代的思想氛围,也就是束缚他们思想的思想环境。这种环境乃是实证主义、进化论和那种情感上的宗教残余的有趣混合。在后面的演讲中,我们将检视这

些理论中的若干种,但眼下我想向你们推荐一本一度广为流传、很有影响的权威之作,这就是 F. B. 杰文斯(Jevons)的《宗教史概论》,当时(1896年),杰文斯是德哈姆(Durham)大学的哲学教师。在杰文斯看来,宗教经历了从图腾崇拜到作为“一种原始的哲学理论而不是一种宗教信仰的形式”<sup>①</sup>的万物有灵论,到多神论,再到一神论这样一种一以贯之的进化发展过程。但是,我并不想讨论或清理他的理论。我只是将这本书列为我所知道的最佳范例,以表明关于原始宗教的诸种理论是多么荒谬。这是因为,我相信,断言没有什么关于原始宗教的一般性的或理论性的陈述能够通过今天的检视,是正确的。那完全是一堆荒谬的重构、没有依据的假设和猜测、粗野的推测、猜想、假说、不恰当的类比、误解和误释的集合。尤其是在他论述图腾崇拜的著述中,那简直就是十足的胡说八道。

如果摆在你们面前的这些理论中的某些显得相当朴素,我要提请你们记住一些事实。人类学在当时尚处于婴儿期——它还需要成长。直到最近,它还一直是文人们进行愉悦的游猎之地,也一直具有那种相当老式的思辨性和哲学性。如果说心理学大约在 1860 年左右向科学的自主性迈出了第一步,而且直到 30 或 40 年之后尚未摆脱其哲学性的历史对自身的束缚,那么,大约在同一时期迈出了第一步的社会人类学则在更晚近的时期尚未摆脱类似的束缚。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那些关于原始宗教理论最有影响的人

---

<sup>①</sup> F. B. 杰文斯:《宗教史概论》,1896年,第206页。

类学家中,没有一位曾经接近过原始人,这就好像一位化学家从来不曾认为进实验室是必要的。结果是,他们的信息只好依赖于欧洲的探险家、传教士、行政官员和商人所告诉他们的东西。现在,我想说明的是,这些证据是极其可疑的。我不是说这些证据是编造的,尽管有时它们是被编造的;即便是像利文斯顿(Livinstone)、施魏因福特(Schweinfurth)和帕尔格雷夫(Palgrave)这样的著名旅行家,其习性也是极其粗心的。但是,这些证据中的许多都是虚假的,几乎所有这些证据都是不可靠的,而且,根据现代职业性研究的标准,它们几乎都是随意的、肤浅的,是没有章法和断章取义的。在某种程度上,即便是早期的职业人类学家也是如此。我想谨小慎微地说明的是,关于早期对原始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描述,即使有更多的关于这些思想和行为的解释被提出,那些论断也是不能以其表面价值被接受的,在没有批判地考察其来源、没有有力的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它们是不应该被接受的。

任何在先前曾经被探险家和其他人造访过的原始人中做过考察研究的人都能够提供证据,表明他们就那些甚至通过裸眼观察也能注意到的事物所撰写的报告通常都是不可靠的,而关于宗教信仰这样不能通过裸眼观察的事物,他们的陈述则可能是非常不正确的。我可以从我很熟悉的一个地区举一个单独的事例,看看晚近关于北尼罗河人(Northern Nilotes)宗教的论文和长篇大论的专文,读到著名探险家萨缪尔·贝克爵士(Sir Samuel Baker)在1866年对伦敦民族学学会(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的演讲中关于北尼罗河人的宗教的一段论述,觉得很怪异。他说:“毫无例外,他们都没有对超自然存在者的信仰,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崇

拜或偶像崇拜,他们心中的黑暗没有被哪怕是一缕迷信之光所照亮。他们的思想就像形成其弱小无力的世界的沼泽一样呆滞。”<sup>①</sup>而早在 1871 年,爱德华·泰勒爵士就能从当时可以获得的证据中证明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sup>②</sup>对人们的宗教信仰的论述必须得到谨小慎微的处理,因为我们面对的乃是欧洲人或土著人都不能以概念、意象和言语直接加以观察、评述的东西,它需要对有关这些人的语言的全面知识的理解,也需要了解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他们任何特定的信仰都是这种思想体系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如果脱离它所附丽于其中的一套信仰与实践,它就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可以说,除了这些条件限定以外,当时的观察家很少具有科学的思想习惯。确实,有些传教士是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学会了流利地说当地的语言。但是,正如我在欧洲人、非洲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交谈中经常讲的那样,流利地说一种语言与理解它是非常不同的。因为这里还有一种引起误解的新的原因,一种新的危险。土著人和传教士使用的是同样的语词,而其内涵却不一样,它们包含着不同的意义负荷量。对那些没有在土著人的环境中(也就是远离行政官员、传教士和贸易口岸)对土著人的制度、习惯和风俗做过深入细致研究的人来说,最多只能形成一种中介性的方言,在这种语言中,是不可能就共同经验和兴趣的对象进行交流的。我们只需举一个例子,这就是使用当地的语言来指称我们的“上帝”。对于说当地话的人来说,“上帝”这个词与传教士

<sup>①</sup> S. W. 贝克:“尼罗河盆地的种族”,载《伦敦民族学会学报》(N. S. V), 1867 年,第 231 页。

<sup>②</sup> 泰勒:《原始文化》,第三版(1891 年),i,第 423 - 424 页。

的上帝概念,即使在严格限定的语境中,也只有一点点一致之处。近人霍卡特教授(Hocart)引用了一个来自斐济的关于这类误解的实例:

当传教士说上帝是 *ndina* 时,他的意思是,所有其他的神都是不存在的。而土著人则理解为,他(上帝)是唯一灵验、可靠的神,其他的神有时可能是灵验的,却不可依赖于它们。这<sup>8</sup>只是一个实例,说明老师意指的是一件事,而学生却把它理解为另一件事。双方都会欢喜雀跃地继续忽视这种误解。对此,是没有疗救之法的,除非在传教士中获得对当地风俗与信仰的全面了解。<sup>①</sup>

此外,学者们用来证明其理论的报告不仅是非常不充足的,而且也是具有高度的选择性的,后面这一点与以下演讲的主题尤其有关。旅行家们喜欢记录在案的都是给他们以奇异、粗犷和惊人之印象的东西。巫术、野蛮的宗教仪式、迷信性的信仰,这一切都要优先于他们的那种经验性的单调的日常生活,后者构成了原始人生活内容的 90%,是他们的主要兴趣和关切,这包括:狩猎、捕鱼、搜集根茎和果实、耕作、放牧、造房、打磨工具和武器,总的来说,还有在日常的家务与公共事务中的职责。而这一切在时间和重要性两方面,都未获得它们在那些生活方式正得到描述的原始人生活中所占有的篇幅。结果是,由于过分关注他们认为是有趣

---

① A. M. 霍卡特:《“马纳”与人》,1914年,第46页。

的迷信、超自然的和神秘的东西,观察家们便倾向于勾画出这样一幅画面,其中,神秘者(在列维-布留尔使用该词的意义上)在画布上所占的比重远远大于它在原始人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这样,经验的、普通的、常识的和日常的世界似乎只有次要的重要性,土著人被描绘得看上去很孩子气,而且明显地需要慈父般的管理和传教士的热忱,如果土著人的仪式中有那么一点点渎神的味道,情形便尤其如此。

于是,学者们便开始捣鼓这些任意提供给他们的、来自全世界的点滴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塞到那些拥有诸如《金枝》、《神秘的玫瑰》这样别致生动的标题的著作里。这些著作展现一种关于原始人心智的人为合成的意象,或者毋宁说是一幅关于原始人心智的漫画:他们迷信、幼稚、无力进行批评性的或持久的思想。有关这种传统的做法、这种不加分别地使用证据的事例,在当时任何一位  
9 作家那里都可以找到。例如:

阿玛克萨(Amaxosa)人喝牛的胆汁,以使他们变得凶猛。臭名昭著的曼徒阿拉(Mantuana)则喝饥渴的部落酋长们的胆汁,因为他相信这可以使他强壮。许多民族,如喀茹巴斯人(Yorubas)相信“鲜血就是生命”。新加里东人(New Caledonians)吃被杀死了的敌人,以便获得勇气和力量。在提摩老(Timorlaut),人们吃掉被杀死的敌人的尸体,以治疗阳痿。霍马赫拉(Halmahera)人喝被杀死的敌人的血,为的是变得勇敢。在阿姆波伊纳(Amboina),武士们痛饮他们杀死的敌人的血,以获得勇气。舍勒贝(Celebes)人喝敌人的血,以使他们自己强壮。迪埃里(Dieri)的土著人和毗邻的部落则吃人肉,并且喝掉那个人的血,以便获得力量,那个人的油脂则

被擦在病人的身上。<sup>①</sup>

等等,等等,连篇累牍。

这种传统的做法遭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彻底嘲弄,大部分功劳应该归功于马林诺夫斯基,因为他通过嘲弄和举例使得先前在原始人所做的研究种类和学者们对这些研究的运用这两者都已过时。他谈到“一些使我们人类学家觉得很愚蠢并且使得原始人看起来很滑稽可笑的冗长的、絮絮叨叨的乏味的描述”,例如,“在布洛迪那西(Brobdignacians)人中,当男人遇到他的岳母时,两人会互相凌辱对方,撤走时每人都鼻青脸肿”;“当布洛迪戈(Brodiag)人遇到北极熊时,他会逃走,而北极熊有时则会跟随着他”;“在老加里东,当一个土著人偶然在路边碰到一个威士忌酒瓶时,他会一口气喝光,然后立即开始去寻找另外一瓶”。<sup>②</sup>

我们发现,在裸眼观察水平上的选择已经产生了最初的歪曲,而在书斋里闭门造车的学者们使用的那种剪刀加糨糊的编纂方法则导致进一步的歪曲。总体上来说,他们缺乏任何历史批判感,而这正是史学家在评估纪实性证据时所运用的准则。于是,如果原始人的观察家们创造了一种过分突出原始人生活中的神秘成分的10  
错误印象,它也会得到剪切这种处理方法的虚饰,这种处理还会因为被贴上“比较研究方法”的标签而被抬高身价。就我们的主题而言,这种方法包括,从关于原始人的第一手记录中,并且任意地从全世界掂拾那些仅仅涉及奇异、怪诞、神秘和迷信——这要看我们

<sup>①</sup> A. E. 克劳利(Crawley):《神秘的玫瑰》,1927年版(由Theodore Besterman修改增订),i,134-135。

<sup>②</sup> B. 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社会中的犯罪与风俗》,1926年,第126页。



喜欢用哪个词——的东西,曲解那些远离了其背景的事实,然后将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拼凑到一块怪异的马赛克砖里,而这块马赛克居然被认为勾画了原始人的思想。尤其是在列维-布留尔的早期著作里,原始人就是被如此这般地弄得看上去非常非理性(在非理性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他们生活在怀疑与恐惧的神秘世界里,生活在对超自然者的恐惧之中,永无止境地忙于应付恐惧。我以为,当今任何一位人类学家都会同意,这样一幅画面是彻头彻尾的歪曲。

实际上,如此使用“比较研究方法”是用词不当。如果我们用这个词指分析比较,那么,这里压根儿就没有比较,有的只是将那些似乎有些共同性的事项拼凑在一起。对此,我们确实可以说,它使得作家们能够作初步的分类,而在此种分类中,大量的观察能够被置于数量有限的标题之下,由此而导入一些秩序;就此而言,它曾有过价值。但是,与其说它是比较研究方法,不如说它是一种描述,差不多就是心理学家过去所说的“猎奇法”(anecdotal method)。大量偶然的事例被拼凑在一起,以阐释某种一般性的观念,并支持作者论述那种观念的论文。从来不曾有过以未被选择的事例来检验其理论的尝试。当从一个任意的猜测推导出另一个任意的猜测(被称作假说)时,连最起码的谨慎也被忽视了,归纳法(求同法、求异法和共变法)的最简单的准则也被忽视了。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如果上帝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是理想化和崇高化了的父亲形象的投射,那么,显然需要证明关于神的诸概念会随着父亲在不同社会中的家庭里的非常不同的地位而变化。此外,如果全面考虑<sup>11</sup>的话,那些本来罕见的反面事例便被作为后来的发展、退化和残存